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析疑　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王汝嘉

謄錄監生臣南德謙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析疑卷十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少牢饋食

日用丁巳

有事於宗廟據尚書武成召誥畢命及春秋所書魯事無非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豈事屬創舉則禮從而變與

筮旬有一日

特牲筮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天子諸侯惟致齋乃不貳事散齋於外以國事不可廢也卿大夫士私祭散齋宜朝而聽事事畢反齋於家古者祭必於仲月國君之祭卿大夫皆宿齋宮若私祭常散齋於家則是月之中王事國事皆廢矣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

士之祭稱某子以該其祖之為大夫者大射禮於大夫曰某子

大夫之祭稱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大夫祭三廟皇祖即其曾祖也凡遠祖皆可稱皇詩曰周公皇祖春秋傳曰皇祖伯父昆吾　張爾岐曰註某伯且字也謂其字無可指且言某以擬之且者聊解經言某之意也非謂人之字爲且字也疏大失註意士喪禮筮宅註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父彼處疏云孔甫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却甚分明可證此疏之失又註云大夫或因字爲謚顧炎武云乃氏字之訛

以某妃配某氏

古者諸侯不再娶以媵攝内事則配享者可定於一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卿大夫以下娶有再三者矣而配止一人故加以某妃配於某氏之上以别其為元妃繼妃也若元妃見出而承祀者繼妃之子則以生母配無疑矣若婦德無虧歿於中道而子孫不以配是私其所生而黜先妣於歿後也經傳無明文故朱子不從伊川以生母配之說而以顔真卿家祭

並配爲宜後聖有作不可易也矣　士二廟尸必二

大夫三廟尸必三而惟曰皇祖何也所筮之日同命

筮之辭同舉尊者則餘可知矣尸有尊有卑入廟而

相見必有儀儐尸而旅酬必有法經記無見焉何也

蓋諸侯五廟天子七廟卜尸延尸之禮必前見且不

一見矣故於大夫士畧焉

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

韇不可舉以擊筮蓋以蓍觸韇而振動之文義與李

牧銜劍徽之於柱以自刺同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

命滌註兼宗廟之埽除非也若黝堊丹漆則非前期十日所能辦埽除事輕易舉當包於官戒中宗人所命惟滌濯祭器耳前期十日始為酒故初成尤濁滓汁相將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醆酒涚於清汁獻涚於醆酒以初成之酒濁故用舊醳而清者以明之

前宿一日宿戒尸

士前期二日宿尸以助祭者少按曾子問喪奠至士乃有不足則取之大功以下不足則反之之文義可類推比時其物必躬親之於前夕視濯視牲故宿尸以前二日大夫之祭官宿其職則祭之朝視濯可矣特牲祝命爾敢而少牢不命義與此同皆因事之情而為之節耳

明日朝筮尸

士筮尸於三日之前而大夫以祭前一日何也卿大

夫數少若早筮尸或諸侯來朝王使及貴國之賔當以祭之日至不易期則國事不能供易期則諸事皆宜重戒故僅為一夕之期然後事可必耳士則數多僚屬相攝國事不廢故期可早定若遭變事宜廢祭如曾子問所列則士與卿大夫畧同無為筮尸之期有異

吉則乃遂宿尸

特牲主人親宿賔祭之日賔即位主人再拜少牢不宿賔並無接賔之儀位何也宿賔之儀已具於特牲

故此篇直至盥匕而後賓見於經猶戒賓之儀已見於冠與飲射故特牲惟見宿賓之節而戒則無文也

尸送揖不拜

大夫能亢其宗故雖尸之尊猶揖以送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祭日既定不容更緩也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之外

註謂大夫尊宿尸而已餘使人宿之非也筮尸乃祭

前一日事也樂器既陳以待展聲祭器既陳以待滌濯則賓及執事者皆在列矣何事又使人宿哉惟宜卜爲尸者及於家以待卜耳士之筮尸前期三日故不得不宿賓而以祭日並祭前一日視濯視牲之時告耳　劉捷曰不舉接賓以下儀節以賓及子姓兄弟之位拜送之節視濯告具視牲告充之儀壹與特牲同故不言而惟舉其異者蓋祭之晨雍人廩人司宫但言溉器則前夕已陳而濯之不必言矣司馬封

羊司士擊豕則前夕已視之而告充告備不必言矣

主人門東南面

特牲主人東面此南面以賓即公士卿大夫亦有相臨長之道也視殺特著有司北面則為期賓及衆賓壹如特牲之東面可知矣

司宫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

特牲兩敦几席並陳於西堂以待設此篇不言所陳之地以大夫四敦陳於房中與特牲異故總於主婦

之薦設見之几席則陳於西堂與特牲同可互見故文略耳

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於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於房中舉篚則洗並設可知文略者以下篇主婦洗於房中見之也几不言所陳之地已見特牲

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特牲祝筵几以神席與器物異不可以私臣設也大

夫官具故二人共之又於所共别差等焉公食大夫則司宫設几輕重之權衡具見矣

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士禮以舉鼎屬賓長佐食及執事之人故主人以身先之大夫不親舉鼎又除鼏而先入非以尊而怠於事也官宿其事則主人專致其内心以與神明交而僾見愾聞焄蒿悽愴之精愈著矣喪禮百官具百物備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亦

此義也又大夫則年非壯盛或不能以筋力爲禮

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

庭中地廣故特揭序南則知在庭之北而邇於階不惟鼎之位著洗之位亦愈明矣東方即特牲所云阼階洗西即特牲所云阼階西序南洗西位次詳於少牢故特牲文畧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朼

卒脀而後主人盥則此時尚未盥也曰賓皆盥於洗

可矣而曰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何也無此文則似賓祝主人各以其時就盥而事不相聯於升牢之初言就主人與後卒脀相應則升牢時主人就洗以臨視並見矣特牲不著主人與祝及賓之盥以此篇既詳具也前此並無宿賓之文已見特牲也曰賓就主人則除鼏後主人先入立於洗北並見矣卿大夫之祭賓宜與士異魯語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

相會祀也則卿大夫之祭同列不得為賓且祭必於仲月三卿五大夫俟君祭事畢各擇日以祀其祖禰亦無暇助同官之祭其正賓必於命士二十七人擇其有德譽者鄉射禮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其次賓必取諸執友姻黨能自修飭者若有道有德隱居不仕之君子則射鄉國政亦不敢屈為三賓卿大夫私祭必無相助之義　註謂長札長賓先次賓後是也敖氏乃云賓即二佐食及司士蓋以下文未見賓之事耳不知七之

外賓别無事而升載之儀數實緐賓以匕出之於鼎佐食以手承心舌之下上本末牲體之或縮或横魚腊之宜進宜順必以手治非匕所能為升而載之於俎其事本分特牲禮亦主人長賓匕佐食升載至儐尸之俎即用扎者升載殺其儀以示辨特揭於下篇則此為賓扎而佐食及司士升載的然無疑矣　特牲註以佐食為賓羣儒遵信但佐食於尸最切近每事必助焉宜以夙所親愛之子弟為之宗人之獻與旅酧於衆賓佐食於旅酧於兄弟則非

異姓明矣又主人舉鼎與佐食俱尸酢主婦佐食授主婦祭少牢以上佐食為上驀下佐食為次驀長賔次賔為兩下正為驀本子姓族人之事故賔後於佐食猶嗣為上驀長兄弟轉為下驀耳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

心舌不登於神俎何也古者物各有象尸為祖考之心之所寄而代傳緞辭故並載於肵俎若享神則貴氣味肺為氣主周人尚之齊酒牲體羮燔黍稷葅醢

皆用氣味也

心皆安下切上

安特牲載心立謂立而載於俎也必下平立之始安故曰安下

肩臂臑膞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疑肩臂肩字衍蓋臂臑居左端膞骼居右端而置脊脅肺肩於四體之上也

卒脅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

以此知祝設几後即降立於洗旁與主人同視匕載也主人立洗旁以宗人命賓就主人皆盥於洗見之祝則以不言自某所進盥於洗見之

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

不曰宗婦而曰婦贊者何也士卑凡宗人之婦嫺於禮者皆可贊大夫尊贊者必士之妻然後可攝盛而錫衣侈袂與主婦之服同也贊者再反房中取三敦以授主婦而惟一人以必士之妻而後可贊耳觀尸

盥事至簡而用二宗人則知婦贊者不能多人之故矣

佐食啟會蓋二以重

蓋二以重以黍稷二敦南北相次會之啟不得各從其敦故重之而並設於下敦之南兼明所謂會者即蓋也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

如註疏則經文當云尸升自西階祝由後延之升入

祝從其義始明其揭祝延於尸升之上綴祝從於尸入之下正以明升階則祝前而入户則祝後耳葢承上文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正以當前尸而導之也故及階則延尸以登即主人先登客從之之義也惟自中庭及階尸行宜導升階宜延至入户則位定筵設無所用其導矣故及户則退從尸後耳

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貴者多儀疑主人將入祝復出户以導之經無文猶
特牲主人先祝而升祝先入主人從不言主人俟於
堂以待祝至而讓之先也如敖氏說則上云尸入祝
從此第云主人升自阼階入其入之先後本明無爲
覆舉祝先入以明其入在主人之先也
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
大夫之祝必專立之祝官如都宗人家宗人之類即
或用官中屬士平時涉公事相臨長舊矣故與主人

同拜妥尸於少牢乃曰尸不言以禮辭視特牲每詳也

尸荅拜遂坐祝反南面

註謂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以大夫之尸尊又云初不饗為曲而殺疏推其義以為不敢與人君同皆非也不饗乃事之節與特牲異也饗者薦神之辭特牲陰厭時未饗故至尸挼祭而舉之少牢既饗於陰厭時則挼祭何為而覆饗哉士始得田禄具牲鼎故以

致味徵追養之誠大夫祿厚官具備盛禮以致享則酒與羹之旨不足言矣故嘗鉶而不告旨至儐尸始用賓禮啐酒告旨則正祭不告旨可知也但尸祭豆敦俎實未有不祭酒者祭酒未有不啐奠者而經無文豈簡殘而文闕耶抑以祭酒啐奠已見於特牲而不告旨之義又於儐尸見之故文畧耶　大夫之尸尊惟祝不敢命挼而尸自取之不命爾敦而佐食自爾之則禮體宜然又挼乃禮之大節祝不命挼肺兼

羊豕二事與特牲異故舉其大畧而細節則不具焉

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

承上經取黍稷於四敦而曰兼與黍以授尸則兼稷無疑也下經曰爾上敦黍則不兼稷無疑也所以然者緣尸之意己所飯不敢同於神祭也尸酢主人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授祭則主人所受兼黍稷無疑也下經曰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則不兼稷無疑也

所以然者緣主人之心受神惠以祭先炊不敢用其半而致嘏於己則不敢受其全也　張爾岐曰豆祭即韭菹之祭於豆間者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

上經舉一切肺此曰舉尸牢肺正脊明上所取肺以墮祭此肺脊乃尸所食也其餘牢幹骼肩魚腊皆曰尸以舉肺脊牲體皆入所俎而牢幹骼肩魚腊則有入所俎者有留神俎者故並言尸以別之然則特牲

之肺脊幹骼肩魚腊亦加於肵俎而不言尸何也少牢物備俎多故徧言尸以見其禮之盛特牲之俎無多其儀法已詳於少牢而一一言尸則義無所處截用兩豆羮用兩鉶則幹骼肩羊豕並舉可知也

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

但言取鉶於房中而不言實之之人初設之地以實豆籩鉶陳於房中已見於特牲則雍人實之於雍爨

而升設於陳鼎時可知與不言几陳於堂西同

三飯

特牲每三飯祝侑主人拜尸答拜少牢則祝惟八飯時一侑而不拜主人惟九飯時一拜侑何也牲牢鼎俎倍加則儀節益繁公士私臣益衆則獻酬難徧使掌銂侑食壹與特牲同賓侑主人交拜則日不暇給矣豕銂祭而不嘗與二佐食卒爵而不拜養者不拜受爵皆職此之由

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

亦與特牲互見於鉶言房中故於豆不復言天子諸侯有籩人醢人卿大夫無考但據少牢有房中之羞則似內子所共惟糗餌粉餈酏食糝食豆籩亦有司共之以各有定職故不言實之之人以雍人例之可知也

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

特牲舉幹骼肩皆以獸魚從以合九飯之節也少牢

分魚腊爲二又以魚附於胾以成十一飯之數也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張爾岐曰牢肺正脊即上文所謂食舉以特牲禮約之方尸三飯佐食舉牢幹時尸蓋置舉於葅豆至此十一飯畢乃取於葅豆以授上佐食也

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

特牲祝相爵而少牢無之少牢尸嘏主人有辭而特牲無之皆互見也蓋賓禮既爵有拜尸則不拜既爵

而主人先拜故祝詔之士禮既詳則大夫不待言矣

嘏辭既詳於少牢而特牲曰聽嘏則其辭無庸覆述矣

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

受爵而俠拜視特牲禮有加與下經出門拜送尸同義位彌高禮彌畀也凡俠拜不復答故尸於主人受嘏後奠爵之拜答此又拜則不答也　特牲尸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少牢則曰答拜大夫尊而尸

以祖考臨之轉用尊長答卑幼之辭與士與下大夫不送尸而上大夫儐尸出門拜送同義皆使人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也

上佐食以綏祭

惟此宜從敖氏為授祭蓋尸之墮祭神食也故既祭而藏之尸酢主人主人以祭始為飲者則與常時飲食之祭同耳安得為墮祭乎尸酢主婦上佐食綏祭亦然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方舟曰周官不耕者祭無盛士無田則從庶人之禮薦而不祭故雖卿大夫之尊祝嘏所謂受禄於天者不過宜稼於田而已其他福祚不敢妄求也雅有甫田大田頌有載芟良耜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但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百行有本所以為萬福之原也古者祭有嘏辭所以大警主人敬懼之心也使不能受禄

于天則宗廟之犧為畎畒之禽矣稼不宜於田則祭用下牲而不敢備物矣於其身則願其眉壽而承多福於勿替於其子孫則願其萬年而引多福於無疆當致誠致慤以交於神明之際而探祖考之志意諄諄然命之其心有不怵然者乎上蕺之嘏曰胡壽建保室家辭意尤明顯而後儒或以為無益之虛文誤矣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

祝即公有司其爵等亦與大夫懸隔故主人獻祝不拜侯祝拜而後答也　註謂室中廹狹疏推論大夫士廟制合室堂五架中棟以北二架最北一架為室似不可通即以官師之廟言之昭穆二筵各陳俎敦籩鉶登豆一架中何以容況東房又隔一架之半以為北堂乎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意者雖五架而廣輪之度與七架等中棟以北取三之二以為室房空其一以陳尊布席耶

佐食設俎牢髀横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横

之腊兩髀屬于尻

特牲祝祭肺然後以肝從少牢祝俎無轉無肺之理

疑髀乃肺字之訛也經記每連舉肺脊髀賤不宜序

脊上以特牲取肺坐祭有明文故少牢獨云祭俎敖

氏求其說而不得遂謂祭膚未知所據　不言右體

所升皆下體則用神餘之餘可知矣

卒爵興

祝不拜既爵不敢煩主人之答也祝且然則佐食可知矣其曰卒爵拜拜衍也

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

佐食受獻於戶內則筵祝於室中不待言矣佐食北面則祝南面而負北墉可知矣佐食俎設於階閒則祝俎設於筵前可知矣

佐食祭酒卒爵

祝不嚌膚不拜既爵佐食不啐與賓獻祝而不及佐

食同義以將儐尸曰不足也註皆以為賤似失之

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

敖氏謂下篇獻衆賓以至私人皆有薦有脀佐食不宜反有脀而無薦是也疑經文本薦設於兩階之間而薦謂俎也觀獻下佐食其脀亦設於階間正與薦設於兩階之間相應且薦以豆曰薦設乃與其俎相應若上句為俎設則下句復言其俎義無所處而於文為贅矣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

特牲豆俎敦鉶並餕於陰厭尸食羞肵俎故留籩燔於主婦亞獻薦之少牢則別有堂上之亞獻籩豆鉶俎加以匕湆脀燔故主婦於室中有獻而無薦蓋專薦籩燔則不宜鉶俎湆脀未薦而先燔兼薦牲物則更無以為儐尸之薦必有獻而無薦義乃曲當故不儐尸則亞獻薦籩燔與特牲同

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

特牲少牢尸酢主婦佐食授祭皆不言所授何物敖氏謂亦黍稷肺祭葢以少牢尸酢主人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切肺以授祭而類之也所異者士妻適房則佐食亦於房中相授耳位於室中及受祭祭之與士妻異皆所以優命婦

主婦以爵出賛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司宫饌篚於房中爵觶實於篚士禮略主婦獻尸祝佐食並用内篚之爵而更洗之内子則室中堂上皆

使有司取爵於下篚宗婦傳致而内篚之爵專以酬
内賓宗婦於房中以著威儀之盛耳
主婦洗爵獻祝祝拜坐受爵
特牲主婦獻祝籩燔從而少牢無之以増儐尸禮不
能更備薦籩羞燔之儀於祝也故不儐尸則籩燔與
特牲同而儀法皆詳於此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
特牲三獻有燔從而少牢無之以増儐尸禮主婦之

獻無籩燔而賓獻以燔從則頗其類矣然則不儐尸主婦之獻仍薦籩燔而賓獻亦無燔何也士牲體少故再獻三獻各以從薦為儀少牢二牲骨體加骼肩肉加胾饌已盛矣主婦亞獻已兼薦羊豕之燔故三獻無薦用別於上大夫以示抑損也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

主人受酢俠拜故賓體其意而與之同尸酢主人主婦始受爵時皆曰尸答拜於賓則曰拜送爵當名辨

物各有義法於此益顯著矣賓獻尸酢始受爵時皆曰拜送卒爵皆曰答拜以所卒者即拜送之爵也

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祝不卒爵賓獻不及佐食以儐尸儀節有所益則不得不有所損也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

養親者之事也嗣不舉奠則以二佐食為上養若皆異姓則佐食不得先於賓敖氏之誤皆起於謂宗人

所遣之賓即佐食司士耳

資黍于羊俎兩端

義與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資於事父以事君同蓋資取所進於佐食二敦之黍置於羊俎之兩端以食

長賓次賓也

皆不拜受爵

特牲祝嘏主人再拜者三酳上下嘏答拜者二祝酳拜者一兩嘏卒爵答拜者二少牢前後旅拜者再主

人授爵不拜而餕者亦不拜受爵以勞主人之答四人卒爵皆拜而主人總答一拜非為大夫位尊也其齒必長筋力難自竭耳

上餕親嘏

特牲祝再戒餕者而少牢無之少牢餕嘏主人而特牲無之何也特牲之餕嗣子及長兄弟也故主人與祝原祖考之意以戒之少牢之餕族子弟也且有異姓之賓何為申戒於族子弟及異姓之賓哉若祭之

終有嘏乃原祖考之心欲子孫常保天祿族子弟為佐食故可以傳嘏辭若特牲之上養則嗣子也本非事神佐尸之人安得傳神語以致嘏哉　特牲饋食廟祭之節備矣故少牢獨著其禮之異者而同者則缺焉如祭之前夕陳鼎於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祝衆賓之位視濯告充之儀詳於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於士舉之而知上焉者之略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設張牲體之差等割制升載之儀法則詳於

少牢蓋其事備於尊者故於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至於視殺之節迎尸之儀命尸告神祝嘏之辭主婦不嘏之義亦通於上下然於特牲舉之或疑大夫之有異也於少牢舉之則知士之無以易此矣又有禮之節會不得不二篇並見者則各以小節之微異者相間故不厭其複制禮之由紀事之法無微不達是謂聖人之文

儀禮析疑卷十六

儀禮析疑卷十七

翰林院侍讀銜方苞撰

有司徹

牲俎皆同何以至上大夫而有儐尸於堂之禮也葢不儐尸主人齊立室中直至禮終而後出送賓雖强力者難支位至國卿則年過艾耆必矣故減損室中之禮事而儐尸於堂中間徹饌埽室攝酒爇俎陳鼎

之時主人得少休息於其次周官掌次王大旅則張氊案設皇邸祭祀張旅幕設尸次則卿大夫有事於祖廟主人亦宜有次上篇室事之終主人送暮而退不著其還立之位正為此也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就賓長而謀之也衆賓長以齒賓長必以賢故與之議或云主人自擇於衆賓非也曰議則非自擇之明矣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

惟著尸侑席位乃上大夫儐尸所獨也其他席位已見於特牲者不復載以皆禮之大節必不可缺又不容有異故舉下可該上

主人出迎尸

未祭尸像神故宿尸主人再拜稽首者再而尸答以揖儐則祭終而兼賓客之禮尸可答拜則主人宜出迎故禮終主人亦送於大門之外而尸不顧也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

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先升客從之

蓋壹用主賓之禮

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

上篇載鼎升俎者惟正祭之牲體而儐尸則侑與主人主婦之俎並升是卒𩰫時諸俎之牲體已與祭俎肵俎更𩰫者並升於三鼎矣體既割制共升於一鼎而不患其無辨何也凡升於阼階上之俎皆骨體也尸及祝佐食之俎皆用右體祝佐食之俎既不再升

則尸俎之外皆左體也體分左右有骨有名又各有俎實之數何患饔人之不能辨哉但俎之升有先後若骨體没於湆中則左右先後難辨按下經惟尸與主人有湆而獻尸司馬執挑匕挹湆以注於疏匕者三則湆之入鼎者甚少加湆以為禮非充飲也無取於多故牲體皆不掩而可次第以出之耳

上

饔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

主人有羊匕湆羊肉湆豕匕湆豕脀湆魚一與尸同使十俎並陳並反空俎於其所則紛擾而非所以為儀故但陳二俎更番而用之知然者以益送之俎實既載於羊俎皆執俎以降也但俎中餘湆不可以反於鼎必注於別器而更挹新湆以進經記無文必已別見耳　疏謂肉從湆出俎中實無湆非也經以匕湆肉湆相對則匕湆中無肉肉湆有湆所以得名者顯然矣　上列尸侑主人主婦之羊俎次著匕湆通

用二俎次列司馬司士之七載附以俎數及俎實之數而總之曰卒升則豕魚之俎同時並載而燔出自爨升入自門亦具見矣

尸與侑皆北面答拜

為尸設几而侑亦答拜何也立侑以侑尸也拜至時主人已拜侑特致其敬矣使尸降而侑不降尸升而侑不升尸拜而侑不拜則似與尸抗行以待主人之特禮惟正獻時尸拜侑不與俱以當特受主人之獻耳

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

上篇特言祝命佐食徹肵俎設於堂下阼階此篇首言燅尸俎此復言亦右體明儐尸所用惟祭俎肵俎之實及右體原存戶內者室中之饋雖徹而仍設於西北隅祝佐食之俎則降設於堂下之本位而未嘗燅也右體專用於薦神儐尸之俎而祝佐食之俎少分焉故骨體皆備左體用於侑主人主婦又分之以賓賓及長兄弟內賓之俎故骨體多不備理宜然也

侑俎

再見衍文

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湇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

侑俎無羊肉湇而阼俎則有之何也儐尸卿禮也主人之年長矣故於阼俎獨設湇以優老也　註謂不言左臂大夫尊空其文非也侑尚用左體則主人不待言矣

卒升

註專言載尸羊俎疏謂主婦薦籩豆後升尸羊俎因歷舉十一俎之事餘俎皆將薦始升皆非事理之實也卒𦏺後所升惟三鼎別無貯湆之器則湆與牲體並在鼎中明矣即湆少不沒牲體必諸俎同時盡升其體乃易辨而事不紛至卒升以後自宜首設尸之羊俎安得以羊俎之設謂所升惟羊俎乎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

主人之牲俎特牲設於主婦致爵時少牢則於尸酢主人時何也特牲事簡時暇主人主婦賓長之獻酢皆畢然後夫婦互致爵陳其薦俎宜也少牢正祭畢別為儐尸之禮故退於正祭之後薦於儐尸尸酢時豆籩羊俎既薦於尸酢時故二鉶及豕俎内羞薦於

主婦致爵時

尸升筵自西方

特牲少牢正祭尸賔祝佐食主人主婦升筵降筵皆

不著所自之方必已見於孤卿之禮而上下同之也

儐尸而立侑惟上大夫有之故尸侑主人之升降獨

詳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註于疏匕若是者三

曰疏匕亦有雕刻以別於升牲之匕也曰挑匕著其

用而形制之别亦可見矣

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

正祭尸飯黍時已食舉食胾告飽故羞肉湆與燔惟

嚌之而已至主婦亞獻乃嘗羊鉶

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

正祭已嘗鉶羮此又進湆者羮有和湆無和也既進

匕湆又進羊肉湆者九飯時所加於肵惟牲體之祭

嚌者其衆體皆宜併歸於羊俎而於是乎載也　次

賓所薦匕俎既執以降此時堂上惟有羊俎宜作縮

奠湆俎於羊俎南傳寫誤衍湆

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

執俎以降

湆中羊肉宜載於羊俎故司馬羞湆俎於羊俎南而載之縮俎之燔則一而已尸祭嚌即以加於羊俎故羞燔者執俎以降别無事也

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

尸酢主人設俎以長賓主人獻侑設俎以有司何也以侑之助尸而加敬焉其實則主人之屬士耳而使長賓羞焉可乎若主人則國卿也五官之士皆屬焉

長賓不與執事則義不恊而中心亦有違矣

祭酒興

尸啐酒以告旨也主人啐酒以受尸之酢禮當同於尸也侑不敢自同於尸故減去此節

尸受侑爵降洗

特牲少牢尸酢主人祝酌以授而尸不離其位以祖考之道臨之主人宜進受爵也儐尸則尸受侑爵降洗而主人不固辭賓主之禮然也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

主人之俎實一與尸同何也祖考或士庶人而得用少牢皆由君賜故主人之俎不可加損而薦俎之人亦不可異同也用此知卿大夫之賓取諸公士若以僚友執友為賓則第宜設尸俎而不得並設主人之俎矣士之賓或以朋友及婣黨之有德望者為之故惟主人酳尸以肝從而尸酢主人則不與也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

觀此益可徵崇酒非拜飲者之充滿矣如以酒薄拜飲滿則宜拜於獻尸尸卒爵時不當於尸酢主人主人卒爵時且侑於是時非受主人之獻非已酢主人而與尸同拜正為益酒以獻酬乃所以廣尸與侑之惠耳侑前此降立於西階西俾尸專與主人為禮也而此時乃升正為主人之拜崇酒非専為尸而已實同之鄉飲酒之禮賓與介皆酢主人主人皆拜崇酒蓋專習飲酒之儀別無二事其時寛也祭而儐尸則

時廹而儀不能備故侑不復酢主人而主人惟於受尸酢時一拜崇酒

次賔羞豕燔

主人獻侑次賔羞羊燔侑不得儕於尸也主婦獻尸次賔羞豕燔主婦不得儕於主人也正祭尸所嘗惟羊鉶所食惟舉與胾湇燔不設故儐尸於主人之獻薦之所薦惟羊湇羊燔故豕之湇與燔於主婦之獻薦之豕有脀與主人獻之羊俎相當也加羊豕二鉶

備物以致敬其義與正祭已薦豆籩而儐尸復設之

同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

於尸曰拜送爵於侑曰答拜所以別於尸也

主婦答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

特牲禮賓獻尸畢主婦即致爵於主人而退祝佐食

之獻於後少牢則正祭時祝佐食已受獻主人主婦

已受尸酢至儐尸則賓再獻尸尸再酢主婦皆可緩

故主婦先致爵於主人而退二節於後也於主人省酢主婦及致爵之節於賓省致爵於主婦之節不惟儐尸禮殺亦事增而時弗逮耳　儐尸主人不致爵於主婦不儐尸亦然大夫之祭儀節繁多惟夫之於妻可無報禮耳

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

主婦獻尸侑皆拜送爵於主人之席北婦人與男子為禮必依其夫也致爵於主人而就主人之席則以

狎近爲嫌故特著阼階之位　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曰拜送爵此曰答拜必傳寫有誤婦之於夫不宜貴賤異辭至親不文當以少牢爲正

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

惟舉二鉶阼俎之牲體已前見也惟舉糗脩豕湆豕脀豕燔羊俎羊湆羊燔已設於尸酢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

特牲少牢正祭尸酢主婦儀皆略而獨於儐尸之酢

詳之何也祭用主賓之禮其儀節多正祭所未有也

此主婦致主人之爵也而尸受之又不用以酢主婦何也雖承獻侑以致主人而本獻尸之爵故主人及侑雖與尸同降而不敢受爵尸獨受之以終前禮而後易爵以彰其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

主婦入于房

尸之降為洗爵以致主婦也主婦若辭洗則宜降階婦人祭禮事止於堂階故入於房以辟之

主人揖尸侑

主人從降代主婦以禮於尸也辭洗禮宜親之主人不得代辭故待洗畢揖尸侑以升

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

會尸之酌則自出男女相為禮不親相與言亦不可使人致辭按節以赴而已即不辭洗而入於房以辟之義也　特牲主人受角後曰主人退則進就尸位

以受角可知主婦執爵以出於房立卒爵執爵拜則復執以入於房可知其爵亦賛者受之反於篚

婦人賛者執𩞄蕡以授婦賛者

觀此則婦賛者與主婦同服必有爵者之妻益明矣不然則賛者再反房中取三敦以授主婦胡不使婦人賛者與遞代乎

司馬設羊俎于豆南

主人主婦之薦俎羞燔者特牲不日其人必隸子弟

私人也少牢之佐食次賔以司馬司士類之必族人姻黨之有爵位者

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

酢爵於房内惟啐之及卒爵必對尸而拜昭神惠也特牲尸酢主婦於房中以室事未畢也儐尸室事既終不宜復入以擾室神故出於房以受爵入於房以祭薦復出而對尸以卒爵　少牢正祭與儐尸禮互

有詳略鼎俎牲體之數陳器設饌之方舉鼎奠尊執
匕設俎割制升載之法具詳於祝神之初以祭本為
神而設也儐尸則略舉陳設於尸前者餘無庸覆舉
矣正祭主人獻尸惟舉尸祭尸食饋以食為本酳以
安食非為飲酒也儐尸則薦豆籩備湆燔進飲進羞
凡所以致養之道無不備焉正祭尸酢主人主於命
蝦所取敦黍切肺二者而已儐尸既備養於尸故主
人之籩實豆實俎實肉湆羞燔皆於是具焉主婦獻

尸尸酢主婦與主人略同獻侑與祝略同而佐食則

殺焉彼此互見義各有當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

主人獻而尸酢焉常節也然侑自質明待事以至祭

終則獻不可以更緩故退尸酢主人於後也主婦獻

而尸酢焉常節也然特牲之禮主人主婦並獻祝及

佐食故尸各因其獻而酢焉使得更事禮節乃不煩

侑一而已故主婦繼主人以獻而退尸酢主婦並長

賓獻尸於後蓋正祭長賓已獻尸矣則儐尸之獻雖暫綏焉可也　特牲賓三獻爓從而少牢無爓何也特牲體少故以獻皆有從為敬少牢牲體多故正祭亞獻三獻皆無爓至儐尸初獻羊爓從亞獻豕爓從三獻更以爓從則義無所取矣

侑不升

特牲少牢酬皆不及祝佐食侑之禮不得過於祝佐食也酬不及而同升以視主人之酬則尸與主人轉

不能自安故俟尸受酬畢而後與尸及主人同升筵以受房中之羞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特牲自尸以下至私人羞同時與此異何也士禮至祭脅獻酢酬加爵舉奠之禮俱畢矣則同時而羞宜也大夫之禮至尸奠酬賓兄弟之獻酢及酬未舉内兄弟私人未獻薦俎未陳無先庶羞之理又尸侑主

人主婦加內羞而賓兄弟無之異時而進乃理得而情安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

敖氏謂未獻衆賓位在門東亦大夫之禮異於士者據疏士禮衆賓未受獻位本在門東

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

主人就西階而獻酢致敬以禮賓亦殺儀以便事也蓋衆賓相繼而升辯受爵若一一反阼階而拜不勝

其煩宰夫賛酌衆賓不拜既爵皆此義也

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

敖氏謂此薦脀亦每獻設之異於士亦無以見其然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

主人酢長賓乃先於尸酢長賓何也必終賓之酢酬而後可以獻兄弟故退尸之酢於後以便事也賓在左主人在右以賓北面若主人東面以酢之則嫌於相臨故向與之並　凡自酢義非一端有尊其人不

敢使酢已者主婦致爵於主人而自酢是也有如其禮以答之而不宜有異同者主人致爵於主婦是也有與衆人同得獻一人不敢專酢獻者探其意而自酢特牲賓獻祝佐食致爵於主人主婦而自酢此經主人徧獻衆賓升長賓而自酢是也葢特牲賓承致爵於主婦之後主婦不得酢賓使主人專酢是自侈大而不讓於祝佐食也使祝專酢是自侈大而不讓於佐食與主人也一一親酢則禮煩而力倦惟賓自

酢則於祝佐食主人主婦意皆達矣猶主人於衆賔之有旅拜也少牢儐尸主人徧獻衆賔與長賔之禮同使長賔專酢則似獨受主人之禮惟自酢而升長賔以視之則於次賔衆賔意皆達矣此記所謂深而通也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賔于西階南

衆賔兄弟之酬皆飲於階上惟私人升受下飲正賔乃升酌而降酬何也就其位以酬之不敢如衆賔兄

弟升之使受爵也特牲尊兩壺於阼階東少牢則皆升酌何也士禮質故設尊於階下以取便大夫禮文故升酌於堂上以為榮也且天子之禮獻尊外别有罍為諸臣之所酢諸侯亦宜然故大夫不敢與之同士則無嫌　賓兄弟交錯其酬徧於子弟私人惟庭中地廣可行故自長賓即降酬示非殺禮於衆賓衆兄弟也

皆若是以辯辯受爵

特牲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少牢則衆賓與長賓同衆兄弟與長兄弟同位愈高禮愈下皆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

特著私人明有司執事者不在衆賓之列也國卿之尊於私人乃降洗以獻之而答其長以拜所謂治家者不敢忽於臣妾也故平時能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臨難則死其長先王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此

其切著者

宰夫贊主人酌

敖氏謂自獻衆賓至此凡四節惟前後兩言宰夫贊見其間二獻不言贊爲省文非也酬長賓宰夫洗觶主人受酌卒爵後主人洗升酌則宰夫所贊惟降洗觶而酌皆主人親之明矣獻凡弟曰主人洗升酌獻內賓亦曰主人洗獻則二獻並中間無宰夫之贊至私人乃贊酌耳且主人降洗升獻則私人之長所答

拜者未必非親酌宰夫贊酌者惟衆私人故其文係於若是以徧之下也衆賓數多私人分尤畢主人終日拜獻禮將終不能一一自酌故使宰代若酬則不過賓及衆賓長二人兄弟以族爲限數亦無多雖有遠近不宜異同内賓更無使宰夫代酌之義

尸作三獻之爵

賓長獻而尸酢焉常節也繼獻侑正禮也乃退此二大節於獻私人之後何也葢衆賓兄弟内賓私人自

質明待事終正祭獻薦酢餕以及儐尸獻酢致爵之節雖強力者亦困憊矣而主人之酬尸尸侑主人主婦之薦羞又一節中事相聯而不可以俟更舉者故轉退二大節於後先王制禮體察物情運用天理曲得其次序如此故記曰廟中境内之象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道爾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

特牲賓獻祝佐食致爵於主人主婦自酢此不自酢

而尸酢之何也特牲尸已酢賓故祝佐食主人主婦不敢專酢而賓因自酢以達其意此則尸卒爵後尚未酢賓故俟賓獻侑致於主人而後酢焉祝佐食主人義不得相統尸酢則義足以統主人與侑矣蓋正祭尸已酢賓儐尸再酢所以禮於賓者備矣故可退卒爵後之酢於後以統侑與主人也

尸升筵南面答拜

主人初奠俎以至尸酢主人尸皆北面答拜令賓授

爵尸乃南面答拜何也尸主人子行也侑屬士也正祭畢自宜用主賓之禮若尸之酢賓則正祭時之秩節雖退於後而禮本像神自宜南面賓助主人以養

尸自宜北面拜受爵耳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

獻酢皆畢而尸酬主人則益自卑抑故北面於阼階上卒爵而酌後即就酬於阼階以達其意也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

正祭及儐皆曰尸答拜至酬則曰尸拜送蓋禮將終壹用賓主之辭也

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

下大夫及士無送尸之禮以出廟門則尸子行也上大夫則拜送於門外又以示爵祿愈盛則於父兄宗族不惟宜相親倍宜自下以教民厚也不儐尸從獻之衆糗有司薦之儐尸則侑之從獻主婦親薦皆三命益恭之義

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以下不儐尸禮

此亦與儐禮同上下文皆曰如儐而畫此四語於外何也此節次之決不可略者故覆舉以為前後之分界經之通例然也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

敖繼公謂此從獻之禮儐尸則闕之詳於堂上故略

於室中得其義而未盡也籩爲從獻義主於生人（特牲少牢正祭酳尸以前有豆鉶敦而無籩及主婦亞獻雖祝佐食皆有籩則義主於生人審矣）既儐尸則尸侑主人主婦之籩自不得於正祭薦之不儐尸而事尸於室中安得無從獻乎祝佐食有司也故有正獻之豆而無從獻之籩侑賓之選也主人主婦皆有從獻之籩則於侑不可闕矣儐尸之侑則從獻之籩及糗主婦親薦之不儐尸之祝佐食則雖有棗糗而有司薦之皆情理之宜也　特牲獻尸宗婦以

籩授主婦此自反取籩以正祭主婦自取羊鉶則不

儐尸薦籩亦宜自取也

卒爵主婦拜

較儐尸禮無羊鉶匕湆豕脀牲同而薦不備蓋尸已

實於正飯儐尸加鉶羹脀湆以示欲尸之饜飫而尸

不過嚌嘗故可增損以別隆殺耳

主婦反位又拜

儐尸禮無此拜敖氏謂夾爵拜內子正禮儐則略之

儐宜詳不宜反略也蓋儐禮主婦拜受爵以入於房於尸前重拜則義無所處於房中又拜則似與薦豆設俎者為禮故直至出房卒爵而後拜不儐尸則進受爵與反位皆在尸前故義當夾拜而別為卒爵之拜耳

上佐食綏祭如儐

特著上佐食之綏祭如儐者儐尸則主婦之俎賓籩豆皆於尸酢薦之不儐尸則於賓長之致爵薦之皆

主婦自取菹醢肺以祭惟正祭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上佐食挼祭而主婦受之以祭其禮則同故特著之

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正祭祝之豆俎牢肝皆於主人之獻設之故主婦之獻所設惟籩燔佐食之薦脀皆於主人之獻具之主婦惟獻爵故一與儐同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

儐尸禮止爵在主婦致爵尸酢主婦之後此在主婦

致爵之前何也主婦致爵尸酢主婦二節雖以儐尸而行於堂上本正祭室中之事也故先舉之而後酬尸薦羞及一切獻酬之事繼焉不儐尸則次第畢室中之事而後舉堂上庭中之事是以在主婦致爵之後也尸酢主婦則已於主婦獻後舉之矣

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

主人之薦俎至是始設何也尸酢主人時佐食酌酢授祭主人受而祭啐尸親執黍以命嘏主人受而卒

角懐黍自不得雜進主人之薦俎以混之過此則惟主婦之致爵可設故壹與特牲同惟儐尸則特設於堂上以尸酢主人並無他事也

獻祝及二佐食

特牲長兄弟衆賓長於尸有加爵而儐尸則無之不儐尸則次賓長獻尸以當加爵而長兄弟無獻長賓於佐食補獻而主人於主婦不致爵皆量時度事以權其輕重而損益之也

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宫設席東面
正祭主人主婦雖受尸之酢而其薦俎從獻不於是
焉設盖方致其誠慤以與神明交不可以是閒之也
不儐尸主婦之薦俎乃於賓致爵設之何也大夫禮
主人不致爵於主婦舍賓致爵無可設也主婦位在
房中故席設於北堂祝有本位而薦設於室中何也
尸在室惟主人與祝不可須臾離主人出獻則祝侍
祝出盥則主人侍至佐食則當事戶外南面無事庭

中北面故受爵於室而俎設於兩階之間　儐尸尸在堂則設薦於房主婦出房以受爵祭薦畢出房以卒爵於尸前可也不儐尸尸在室中以象神而忽虚其位以授爵於北堂不可也况降階而洗爵予賓則自獻尸而外本無位於室中則入北堂以授爵而主婦即於是卒爵焉事便而禮亦宜之

卒乃羞于賓兄弟内賓及私人辯

儐尸羞於旅酬後此獻畢即羞何也儐尸之旅酬者

再故侯尸與侑舉旅之後薦羞此無尸侑舉旅之節

則獻畢即羞可矣

賓長獻于尸

儐尸禮上賓獻侑衆賓之長惟獻尸而不及侑不儐

尸衆賓長並獻祝而致爵於主人主婦蓋事簡時暇

禮節可伸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

儐尸禮二人舉酬於尸侑賓一人舉爵於尸然後行

爵無算敖氏及李寶之疑無此二節為文脫非也乃辟上大夫之禮而下比於士耳　註不別白疏謂闕旅酬獨行無算爵非也旅酬之禮自天子達於士祭之大節也上大夫併儐尸於祭之日事充而時蹙矣猶不廢旅酬下大夫不儐尸而反闕焉何義乎蓋其禮既見於特牲饋食又見於少牢儐尸故文略耳且經既曰賓兄弟交錯其酬又曰無算爵辭意甚顯而曰獨行無算爵可乎況無算爵因旅酬而旁推之禮

也廢旅酬而行無算爵則無其本矣李氏寶之敖氏
繼公皆知註疏之誤而獨以經文不曰如儐為疑不
知儐尸之禮乃上大夫所攉制而旅酬及無算爵則
上下通行之經禮也安得曰如儐禮乎　賓兄弟交
錯其酬則衆子弟必各為長舉觶亦文略也

利洗爵獻于尸

特牲長兄弟有加爵而佐食復有獻所以與賓長之
獻衆賓長之加爵相疇同姓異姓皆再進爵也少牢

則無長兄弟之加爵而次賓有加爵與特牲同終於利獻尸祝蓋利即佐食佐食必兄弟之賢者也如舊說佐食為異姓則賓長衆賓長獻尸之後復使異姓獻而長兄弟衆兄弟竟無事尸之禮惟與賓相酬義必不然然則儐尸之禮長兄弟何以竟不獻尸也時不遠也於主人之致爵於主婦賓之獻祝致爵於主婦三大節皆減去則無暇受長兄弟之加爵可知矣

卒𩜹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

既餕而復以饋饌於神側何也黍稷四敦尸所食惟上敦之黍及牲體之加於肵者餕增進一敦其二敦未動也餕所食惟舉膚鉶羹豆湆牲俎亦未動也故可重陳并納一尊以為陽厭而不為褻乃孝子之心不欲神之遽離於室而非欲其更饗之也　豆與敦始設者主婦宗婦而終則有司徹之以祭既畢尸祝主人皆出而有司尚有事於室中婦人不宜入室也故衆賓有司皆退然後婦人徹室中改設之饌

儀禮析疑卷十七